



許怡欣 老師

幸福，不見不散！

讀 Elsa 老師的筆，就像看一部電影。眼前會有很多意象，會在腦海中描繪與勾勒每一個老師分享故事裡的場景，而老師更在她的筆下活靈活現。老師的文裡，筆味基調是一種暖，這種暖來自四面八方，情境可以具象為：我低頭陷入一種思緒。你突然問我，「你在想什麼？」然後，我提起頭，告訴你：「我好像愛上你了」！現在就請你細細品味圓桌教練太陽般的神奇魔力。

本文/許怡欣

哈，這次系學會天才創意班子們給的題目，還真幸福～就是在問我，工作的幸福之外，你其他的幸福是什麼？

這題，好簡單，卻也可以寫上好多。

幸福在哪裡？幾年前，我跟兩歲半的 Catherine 玩幸福在哪裡的對話。她第一次接觸到幸福這個字，根本不知道它在哪裡，嗯，正確地說，是我說哪裡她就乖乖知道它在哪裡。所以，這個字在我的字典是這樣的～～我問 Catherine，幸福在哪裡？小小 Catherine 就甜甜乖乖的照著我教她的說：幸福在我和媽媽的心裡。嗯，在第一次學話的時候就弄好，這樣再來就不用滿世界追著幸福跑啦！現在下了班的我，就是跟兩個可愛小孩在幸福裡胡混，在幸福裡打滾，弄得滿身幸福泥，濺得滿屋子都是幸福。現在六歲小一的 Catherine 獨立好強，言詞上強健有力，四歲中班的 Julia 就可愛地裝傻開心地讓姊姊當老大。每天看著她們笑得開懷抱在一起，尖叫吵鬧到屋頂掀了，不管可愛討厭，都會看到心裡一直微笑，感謝老天派這兩位小惡魔天使來我身邊。

除了兩位小天使，就是陪伴爸媽先生，還有陪伴自己，以及跟好朋友們、跟圓桌家人們在一起。爸媽年紀都大了，爸爸血癌，要吃好重的藥，身體上自然辛苦著；媽媽強悍到常忘了自己是心臟開過刀的人，都要在她的事業上努力用力到要送急診為止。這樣的爸媽組合，也讓自己多花心思跟他們在一起，每次見到他們就抱著賴著他們說，爹爹，娘，我好愛你們喔～一句貼心，一個擁抱，就是一個簡單純淨的幸福。

嗯，先生，老公。先生對我的陪伴，是另外一種特別的幸福。這位跟我「八字很合」的先生，對我有種寬闊

的愛。嗯，感謝他對我的陪伴和容忍我過去的要賴。

喔，要說說陪伴自己的事。某位偉大的女作家說過，一個獨立的女人，要有個書房和單獨的時間（註一）。我一定要舉雙手贊成這句話。留給自己一小片天地，給自己一段空白時間，才能讓自己的心還有機會檢視自己，覺察自己的變化。常等到孩子先生都睡了之後，開始在電腦上寫日記，把自己翻來覆去看一次，把自己的心情轉折和變化留下來。跟自己和平相處，是一種平靜溫暖的幸福。

當然，還是有些時候自己會抓狂～呵呵，抓狂也是一種幸福。遇到生活中的蟑螂，不管是真的蟑螂還是人偽裝的蟑螂，還是長得像蟑螂的事情，都還是有時會讓我瘋狂。遇到這種事這種人，就是最好回頭看看自己怎麼了的時候。真實不保留地去經歷每一場悲歡喜樂，然後陪伴自己，看看自己怎麼了，才有機會讓自己以後不會再這樣了。這種風雨中的幸福，實在是...很辣，很鮮豔，很燦爛。走過嚐過後，看到自己的不同和成長，嗯...這是，太幸福。

還有，跟朋友在一起的幸福...這些，以後再說。

好啦，講講過去。

在做事之前，我念博士班。博班這四年，我二十四歲到二十八歲，是我人生中最快意的四年。第一次離家，第一次隻身在外，第一次嚐過太多新奇的滋味，哇，人生真是刺激美好。我早就有體悟，比起工作，唸書是最「輕鬆」的一件事，因為不用被老闆不斷地 K 和退回重做，唸書只要交期末報告，而期末報告只要一交，就不用改啦！寫得好不好，只是分數高低，但是不必跟老闆對來對去、槓來槓去。所以申請到獎學金，就出去唸博士班啦～

這次，就先講一個第一年的小故事吧！

第一年去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(University of Wisconsin, Madison)念工業工程博士班時，充滿興奮之情。這個半年會下雪最冷會冷到攝氏零下四十度的地方，與台灣四季如春截然不同。十月初某一天，突然有灰灰的小東西飄到眼前。我看著天空，想著這個牧農之城，怎麼有工業區的煙灰...原來，到手上馬上不見蹤影的灰灰小點點們，是初雪。

下雪了，當然讓人興奮。不過，這興奮到半個月後連著下大雪時，就轉成各種「哇！」的心情了。十月底某一天，早上起來，彎腰拿個衛生紙捲，竟然就因為零下十幾度的冷天氣，閃到了腰。哇！閃得還真厲害，讓我幾乎是爬著回臥室。喘氣休息了好一陣，想想還是得去上課，還真不能瞞那個只有六位同學的課，所以就非常慢動作地換衣整理。駝著身子去等公車，到課堂上撐了一個半小時後，真的不行，只得跟老師說我得回家，老師見我咬牙切齒的樣子，也直叫我快回去休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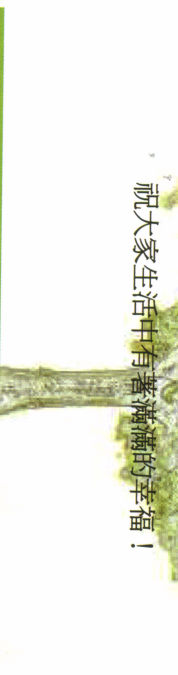
出了工業工程系館，在系館外的開放式公車亭中等公車時，只見大雪紛飛，整個世界白茫茫的，雪景一片，真是美麗。但是我的身體，真是痛得要死。等的公車又一直不來，我一個人在白茫茫的大雪車亭中等車，就突然潸泣了起來，淅淅落落的一直哭，看著這麼美麗又這麼冷死人的零下冰車世界，想著我幹嘛好好暖洋洋的台北不待著，來這個鬼地方唸什麼書，舉目無親無人可依靠，沒人可以載，沒計程車可以搭，又弄得自己冷得半死，痛得要命。認真狠哭了三五分鐘，就好了。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好，可是就知道光哭也沒用啊，擦擦眼淚，還得收拾保存一些能量，對抗零下的溫度和不斷吹來的冷風。而且，再哭下去，搞不好眼淚就留在臉上變

成一個個小冰條，還得收拾善後，還更麻煩。

終於搞了半天，把痛痛的自己帶回到溫暖有著暖氣的家。雖然還是冷冷的（學生嘛，暖氣不會開太暖的，因為很貴），但是，心上好溫暖。回頭看看自己剛剛哭得凄慘，痛得難譜，哀怨得要去撞公車站牌，但是，自己也走過來了。看著，知道，所有的痛苦都會過去。自己認真哭過，認真停過，認真把自己帶回來過，就給了自己一份好大的力量。這次經歷，讓我知道，以後，再怎麼樣的苦，我都過得去。因為，終究會過去。當時要認真不保留的去經歷，陪伴自己走過，走過之後，那些力量就會留在身上，陪自己一輩子。

好啦，下回再說故事～

祝大家生活中有著滿滿的幸福！



註一：感謝我心上另一半從網路上找到的正解：Virginia Woolf (維吉尼亞·吳爾芙) 寫的原文是 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.

